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十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范承祖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十

硃批高其倬奏摺

雍正九年正月十四日兩江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恭謝

天恩謹陳愚悃事竊臣一介庸愚仰荷

知遇畀任封疆加臣世職遂瞻

天仰聖之微願蒙

生成訓誨之深恩犬馬感激之誠深入心髓所有臣恭

謝

天恩之處臣已繕疏具

奏臣自

陛辭之後於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入江南徐州交界二十六日抵江寧駐劄衙門一路得雪甚大直至江寧并上下江各府所屬地方處處大雪浹旬至正月初一日方晴在在隴畒青潤二麥可望有

收臣察看江南情形文武各員習於懈緩營伍尤
甚江寧城中經
皇上訓飭之後雖大盜未聞而竊賊甚多營縣文武毫
無切實禁緝之法其餘諸事大抵如此臣受
恩深重到任之初未能稍辦一事稍見一效但只鋪陳
既往借作形容臣荷
皇上教訓以來臣實耻於如此嗣後臣惟自思江省凡
有廢弛皆臣之罪竭臣寸誠切實料理以冀或於

官習民風少能有裨期報
高厚洪恩於萬一其一切辦理之處容臣隨事奏
聞江寧城中盜竊臣亦現在設法料理所有臣恭謝
天恩併陳臣悃之處謹繕摺奏
聞謹
奏
如是自勵甚好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辦理據實奏
聞事竊臣在京蒙
皇上將侍郎馬爾泰等所奏查賑江省被水人民一摺
交臣帶往江南
命臣會同
欽差大臣及巡撫酌量辦理欽此臣於雍正八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抵臣駐劄衙門查被水一十八州縣

應賑民户兩月糧銀業已散給加賑一月口糧
欽差工部侍郎臣馬爾泰吏部侍郎臣彭維新巡撫臣
尹繼善御史臣安修德等酌於十二月十六日已
開倉賑給但臣思此一月之口糧計至雍正九年
正月十五日已届一月即節省度用僅可至正月
末旬江南麥熟之時在四月二十以後中間相距
將有三箇月為時稍遠且正當青黄不接之時雖
有本省平糶之糧及浙江督臣李衛運米平糶米

石糶價雖平而此被災之民戶艱於買食就現在

情形應再酌量加賑一箇月或四十日口糧方能

接濟臣隨移咨彭維新等商酌會

奏請

旨在案今尚未准到回咨回札相離稍遠恐為日稍遲

臣謹先將臣愚昧所見及被水民戶尚需加賑口

糧四十日情形繕摺奏

聞伏乞

睿鑒至此項加賑口糧臣查揚州鹽義倉之穀共數十萬石加賑四十日口糧共計需米十萬五千餘石除賑用外鹽義倉存餘之穀尚多足敷鹽場各處備用之需有餘且淮揚一帶運送亦易臣愚昧之見請動鹽義倉穀運賑似為便利再從前各州縣民户有被水即出閘賑始回者不在原查數內今亦應補查賑給接濟臣亦現飭各道府州縣詳細查辦料理謹一併奏

聞謹
奏
候另有諭旨由部頒發
雍正九年二月初六日兩江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二月初五日在邸鈔内恭讀
皇上加恩賞恤擊敗凖噶爾賊衆衆將士及戰傷官兵
之

上諭知逆賊噶爾丹侧凌逞其姦惡敢如此肆逆臣不勝憤恨而總兵樊廷及官兵等如此忠勇果敢奮擊破賊臣又不勝敬慰而我

皇上恩加逾格且

聖躬引為己過臣恭讀之下如跪聆

御音不自覺臣心之動在

皇上聖謨勝算應之裕如而上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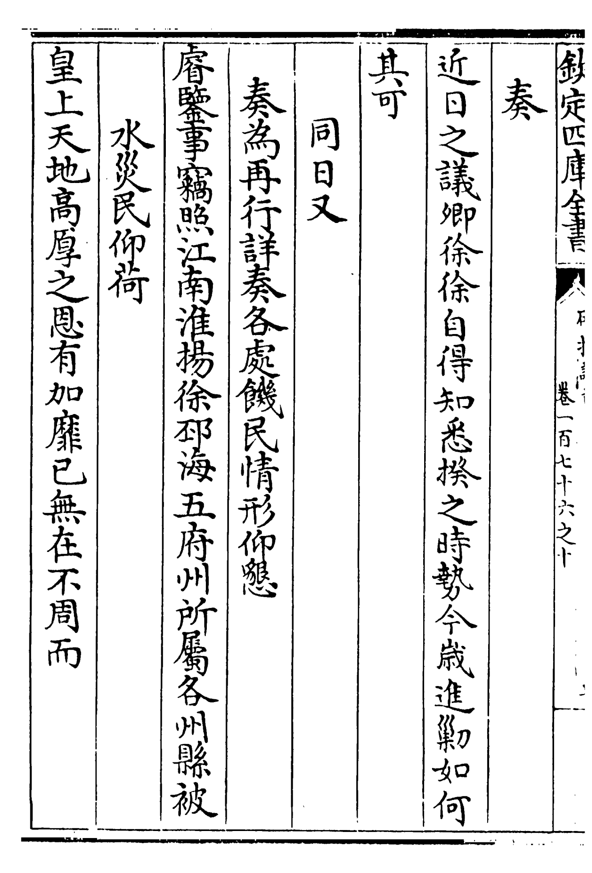
睿慮徹臣犬馬之情不勝依戀之至至臣以庸愚仰荷

聖恩上年
命得與議想當十月共議之際正逆賊窺伺之時臣毫
無智識預慮及此少報萬一實不勝慚愧伏念臣
以若此之識見又何足以測料軍機但臣寸心有
不容自已者雖知無當不敢不以陳
奏就臣愚昧之見兩路將帥官兵上感
皇上高厚之深恩又加以深恨逆賊之悖惡實有奮勇
無前滅此朝食之氣然逆賊伎倆慣習詭詐大兵

前進之時臣以為其一切示弱誘進偽遁藏姦或令回衆來歸詐稱脅助或令部落虛降詐稱離心此處最宜留神乞

皇上諭兩路大將軍傅爾丹岳鍾琪等雖當萬分必勝之勢之時愈宜小心不可氣猛再臣前與議聞說逆賊來路一邊阻於山嶺一邊阻於郭必能來之路不為甚多今臣雖不詳知逆賊所由之路但似覺其可入之路亦多行走之處頗熟兩路大兵前

進或恐逆賊遣兵繞出我後犨擾喀爾喀部落或窺伺我察漢搜爾一帶與巴爾庫爾一帶之軍營亦未可定將帥官兵似宜深加防範此乃臣之愚見實有知其無當且即使萬有一當亦早已在聖慮所照之餘何敢瑣瀆但臣不能不奏之衷實在皇上睿鑒之中臣謹繕摺奏聞謹



奏

近日之議卿徐徐自得知悉揆之時勢今歲進勦如何其可

同日又

奏為再行詳奏各處饑民情形仰懇

睿鑒事竊照江南淮揚徐邳海五府州所屬各州縣被水災民仰荷

皇上天地高厚之恩有加靡已無在不周而

聖衷軫念民生猶惟恐一物失所臣跪聆
天語仰承
聖訓甫到江南任所查第三月應賑口糧已於上年十二月十六日散訖計至本年正月十六日賑期已滿距麥熟之時尚遠臣已將尚需加賑四十日情形具摺奏
聞今一月以來臣又經細察各處情形上年各州縣被災之處因上游大水驟至淮黃一時並漲民間現

種在田之禾稼被淹而屋中囤集之舊糧搬避不及亦多漂流是以雖係偏災而乏食之情稍甚臣前原計算自正月十六日至四月末雖有百日之期而添以四十日之口糧再加以三月四月内之野菜及河工之傭工即可竟到麥熟之時近來一一細看情形扒搶者未絶倒斃者亦有其確實光景實有不能以四十日之口糧即確可支持至四月末之勢目前民間正將耕作待布秋禾若口食

不接難以力作本年農稼恐有耽擱關係匪輕臣

前所籌

奏尚有未盡既有如此情形若不再為奏

聞先行預備恐臨時

奏請有遲接濟就臣愚昧所見應再籌備給賑三十

日之口糧以備接濟又臣細察各州縣之民户内

有當被水之時即行逃出聞賑之後又復還家者

亦有當初查之時其家尚有數月之糧不應造入

賑冊及到今春實無糧食可以餬口現又待拯者亦更有各州縣查荒遺漏者此種皆未經查造入冊之人雖仰蒙

天恩有加無已此等需食之人以原冊無名不能仰霑

賑濟之

恩臣將此處正寄商撫臣尹繼善而撫臣亦移咨與臣內稱從前查報災民僅就被水村莊造冊其未經被水者俱未並查即被水村莊內亦止賑乏食窮

民其稍有積蓄者惟恐冒濫原未一概入賑迄今為時已久稍有積蓄者固已食用無餘即未被水窮民亦多謀食維艱若照前散糧仍止在冊災民此外無由遍及惟有改行煮賑多設廠所辦理有法委用得人則窮民皆可均匀餬口等語臣謂設廠煮賑亦須查其應食與不應食則與查其應賑與不應賑同一查辦不若再多委妥員協辦更令大員督察辦理查明實在乏食之民仍以口糧給

領爲妥臣等現在商酌俟商定再一面具
奏一面辦理以上二項給賑之處倘蒙
聖恩允行臣前請動鹽義倉十萬石之米又不敷用臣
查浙江督臣李衛
奏明動運浙江省城永濟二倉米二十萬石到江北
山東平糶臣愚昧之見如蒙
皇上格外天恩准賜加賑則浙米正到江南莫若將此
二十萬石内量行動撥與江南各州縣本處之穀

米及鹽義倉之米一同酌量為添賑之用臣隨咨
商浙江督臣已准李衛覆稱江省需賑米穀與其
再往揚州撥運鹽義倉米不若將浙省現成起運
之米於沿河州縣起撥散賑更為便易若待賑期
廹或將撥運山東之米俱留備賑亦無不可止須
查明
題銷浙省開除自行買補無庸觧還糶價等語似此
一轉移閒均屬便易并將撥賑有餘之米仍行平

糶則賑糶無施乏食窮民均沾
皇仁於無旣矣又臣准撫臣尹繼善移咨內稱江都泰
州地方上年被水較輕未經
題請賑濟恐其間亦少有被災之處不無乏食窮民
自當竝行賑濟令酌發銀一千兩令該府酌量給
發該州縣將實在乏食窮民量為賑恤等語臣查
此二處之情形上年因江都泰州二處被災少輕
故只

題免其錢糧未經賑濟今入春以來二處實有乏食之民需賑頗急臣謹一面酌動揚州鹽義倉穀二千石委揚州知府賑恤江都動撥泰州鹽義倉穀二千石委該知州賑恤泰州俱令詳細加意辦理務期得所謹一併奏

聞謹

奏

戶部速行查議具奏

雍正九年三月初六日兩江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上年下江淮揚徐邳十八州縣偶被水災仰

蒙我

皇上蠲免錢糧

賞給修葺室廬之費更免從來例不應免之漕糧

特命大臣會同督撫動帑發粟撫綏賑恤加增口糧之

數添展散賑之期俾災黎人人得所

聖恩優渥至深極厚今又蒙我
皇上逾格天恩命動鹽義倉穀加賑四十日之口糧濟
其困乏資其耕作又
命臣等會同侍郎臣彭維新悉心奉行并
令臣等將
皇上逾格加恩之處曉諭百姓俾各省過嚮善守法奉
公乘此春和盡力南畝勿再游手失業欽此欽遵臣
即會同彭維新尹繼善一面敬將

皇上逾格加恩詳晰

教訓上諭徧行宣布刊刻曉諭令各處百姓人人敬悉恪遵省過嚮善守法奉公乘此春和盡力南畝無

負

皇上生全之曠典

教誨之深恩一面分委各道多帶協辦之員率同各府廳州縣詳細確查切實料理至徐州一州四縣又專委通太道包括帶領幹員親往查辦務使饑民

實沾

聖恩咸登衽席侍郎臣彭維新御史臣安修德亦已於

二月二十八日自蘇州前往淮徐親身辦理淮揚

邳徐數百萬百姓無處不歡呼雷動叩謝

聖恩皆稱勉遵

聖訓省過嚮善各勤本業至上江地方上年亦有被災

之各州縣但其情形較下江頗輕仰蒙

皇上深恩蠲賦免漕

命給三月賑恤米石已敷接濟現在上下江晴雨均匀
麥苗青茂可期有收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散賑情形朕懷稍釋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江寧為江南省會城中偷竊之事時有臣查

城中夜禁甚寛栅欄甚少上元縣所管地方内有城北一帶曠空之處人家三五零星居住且多竹園樹林最易藏匿偷竊之人臣今選屬員中明白者令其逐一細查城中有街道極多而栅欄極少者俾加添栅欄其現在街道已有栅欄而朽壞者俱令修整堅固至於城北一帶空曠之處既難安設栅欄擇其要路總口添設堆卡建蓋汛房一十七處每處安兵五名其舊有一汛僅設一兵之處

俱令添增共添兵丁塘房及添加柵欄五百餘處計需銀五百餘兩臣於上江耗羨存備修理省城銀内動給修理其添增堆卡兵丁臣查向來城守營將備所定跟役字識之數過多臣再加細酌取令敷用之外匀出兵丁一百餘名添入新添堆卡及加添一堆一兵令其巡查地方臣又酌量時候每夜升放號礮閘礮之後柵欄齊閉違禁行走者即行拏懲仍不時委員明查暗緝以嚴偷竊再城

中之地保甲頗屬難行臣現派各員協幫兩縣查
行但嚴盜緝不令煩碎俾易遵行現在編查所有
料理城内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好此舉殊屬是當之極省會之地理應如是嚴密者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江南戰船修造一事臣到任檢查卷案雖木值之價較閩省稍貴而江省協貼銀兩較閩頗多實力辦理不係極難之事無如各員辦理遲緩疲玩成風文員一經委辦始則設法堅辭繼則借端推卸而上司亦此委修船彼差他事隨委隨換屢易其人以至僅一料估即經年累月造報不前現在各船無一不遲而動手起工竟無時日及至動工其船久停廠地雨淋日曬小修者竟須大修大

修者竟須拆造矣因而修造各員遂紛紛求增協貼嘵嘵無已領銀到手又不親往廠地身自辦理每多假手於人恣其中飽遂致物力不敷自貽賠墊措借不來愈致遲久此文員貽誤之大畧也武員則往往不遵協辦之例巧於躲閃置身事外而其中不肖者則千方需索百事掯難無銀到手雖好物美材槩謂單薄有銀到手則薄板稀釘一任裝造而千把捕舵因之競皆勒掯共索銀錢當船

應駕廠之時則換舵換纜以舊易新及至造成駕回之時又任擱沙灘竝不照管以致船隻不到年限而損壞已甚文員正修之外賠累更多此武員貽誤之大畧也各習不除船工終難妥協臣現在徹底嚴查飭行藩司會同承修各道將一切痼弊細加查議速詳應禁懲者禁懲應調劑者調劑并飭此後派定修船之員必令一手修理到底不許各員推卸亦不許該司詳換違者查叅即使本員

或有事故一經領銀亦必責令修完不許另替以杜巧脫之弊以挽推卸之風并令一經派定一員承造承修即行詳明各上司衙門記册不必另派差使俾不得藉口推脫總期於料理數月半年之內必令戰船修造副期齊全妥協臣心始安所有現在江省船工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如是辦理深中肯綮朕嘉悅覽焉

雍正九年四月十五日兩江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江省邳宿各州縣偶被水災仰蒙

皇上蠲賦蠲漕

特命大臣親查令督撫會同賑糶并給與室廬之費又

於已給兩月口糧之外再加一月之糧復蒙

皇上逾格洪恩命動鹽義倉穀二十萬石加賑三十日

又荷逾格

洪恩令酌用浙江運來之米及本省米糓再加賑四十

日如有不敷

命酌截漕船尾幫接濟給賑

聖恩廣厚從古未有各處百姓感戴

皇仁懇切肫誠求為轉達臣已恭疏具

題所有應需米石計商留浙米外尚有不敷撫臣尹

繼善與臣商酌稍為寛餘計算請留漕船尾幫米

一十五萬石分運各處現在另疏具
題其各處賑濟臣與撫臣尹繼善侍郎臣彭維新御
史臣安修德分派道府大員及委各文武員弁協
同地方官分頭確實詳查上緊辦理至於平糶米
穀亦令酌宜開糶以平米價今各處糧米已陸續
運到各處賑務已次第舉行各處平糶亦俱隨宜
開糶撫臣尹繼善又酌動鹽項規禮銀三萬兩飭
行各屬確查種稻乏種之民借給接濟目下糶賑

無行米價漸減二麥抽穗收成可期地方人民情形安帖至於江都泰州之邵伯近場一帶地方經臣前各撥鹽義倉米二千石撫臣尹繼善經動銀各五百兩接濟給賑一面具

奏仰祈

聖恩允准欽遵在案今據泰州并江都縣報稱所撥銀米尚在不敷臣又與撫臣各酌量添撥泰州本處存倉穀五千三百七十餘石江都縣本處存倉穀

七千一百九十餘石相應一併奏

聞此現在下江賑糶之情節也至上江上年被水各屬

其情形輕於下江已蒙

皇上恩免錢糧又加給賑三箇月之

恩已可接濟臣到任後嚴查飛催各州縣上緊辦給又

委員督率料理今各處皆已賑竣内有靈璧一縣

該署縣吳之綱匿災不報現有乏食之民未經給

賑臣專差往查經撫臣程元章已具疏

題參臣一面飛酌米穀運往賑濟除就近撥穀三千二百二十石敷賑半月口糧外臣又飛檄飭動藩庫銀一千六百六十六兩零折給半月之糧現在散給可以接濟至五月麥熟之期再鳳陽懷遠虹縣泗州盱眙五河各州縣雖經散賑但當青黃不接米價稍昂臣准撫臣程元章咨尚需米穀平糶接濟臣查鳳陽各屬存貯穀石本不甚多又經散賑用去之後現在所存無幾而隣近之州縣亦無

可撥運之處臣再四籌思現在下江淮揚一帶各項米穀頗屬有餘可以變通暫借隨飛檄江安糧道劉永鑛就近不拘何項之米即借撥一萬石運往鳳陽各縣交地方官接濟平糶一面檄令署江寧藩司劉栴將存省倉米撥運八千五百石糧道倉穀碾米一千五百石共一萬石委張勤望率員押運至淮揚還項令據劉永鑛報稱撥借高郵寶應山陽三處應截漕米共一萬石已令運往其張

勤望等所運之米今亦業已開行至於上江現今

通省除發賑外合計存倉穀石各處共二十六萬

五千一百餘石為數既少而鳳陽一府屬及亳泗

等州倉穀顆粒無存應行急籌設法積貯再下江

邳宿各州縣亦有全無倉貯之處應籌將別府屬

多貯之穀勻往運貯以為儲備臣現在細籌俟會

商兩撫臣酌量妥協容臣再行會

奏請

旨謹一併奏

聞謹

奏

但行救荒實政毋存沽譽私懷冀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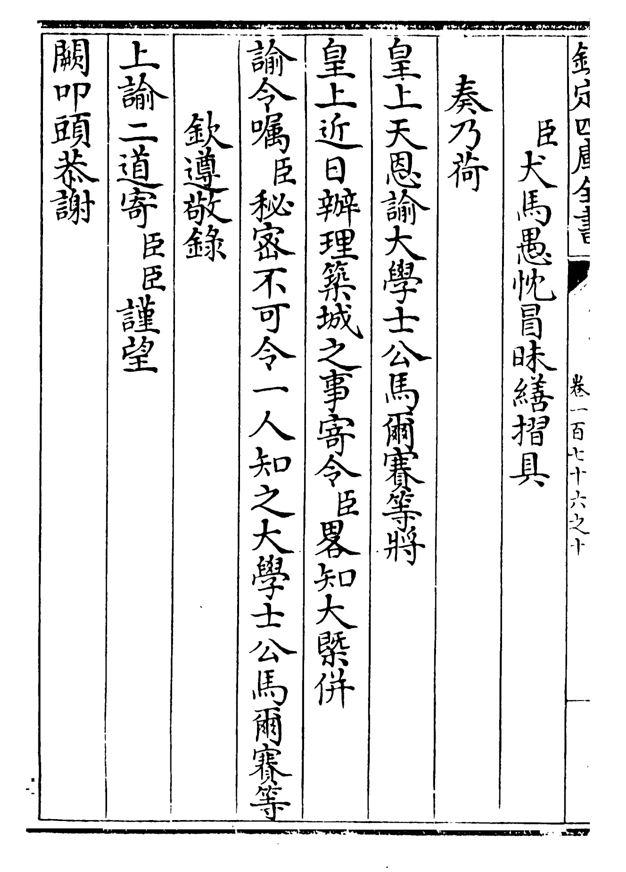
天心鑒照自然有轉移如或不然徒矜施設之多方妄以人力為可恃倘至力不能為時則將如之何朕此諭旨令兩撫臣及藩臬二司知之凡迎合上意猶目之為憸壬小人若一味曲徇下情試思更為何如人耶但當循

規據理而為之無須言及小民之感與怨夫旣閑感而喜生則必因怨而怒發斯乃庸人之常情豈為達者之高識總以篤直行去一切盡屬不妨假若弄巧成拙終歸無濟也誌之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并陳愚悃事竊臣因聞逆賊噶爾丹側凌遣其賊衆冒死犯我西路卡倫偷竊馬駝臣不勝忿恨將



臣犬馬愚忱冒昧繕摺具

奏乃荷

皇上天恩諭大學士公馬爾賽等將

皇上近日辦理築城之事寄令臣畧知大槩併

諭令囑臣秘密不可令一人知之大學士公馬爾賽等

欽遵敬錄

上諭二道寄臣臣謹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睿照如神無遠不燭益凖噶爾逆賊不過恃其地
稍遠我師進勦難以久住及恃其偷竊馬駝之伎
倆此次冒死來犯亦以為竊去馬駝我師不能深
入此正畏我師之深入進勦一則其力不能排兵
對壘再則我師壓境其下威脅之衆必有擕離瓦
解之勢是以為此冒死先發之計此種情形俱已
悉在我

皇上照臨之中築城以扼其吭漸進以蹙其勢出遊兵以取其人畜廣屯田以裕我軍糧使賊勢日促賊衆日離然後擣其巢穴殄此遊魂此誠萬全之道必勝之方臣不勝欽仰欣慰在臣犬馬愚昧之衷

因

皇上築城之

聖諭思及立壕一節兩面陡峭人馬難越亦可以制賊人之偷竊我大兵駐劄及緊要之處既已築城其

間或有應分布駐兵牧馬之處若築城不能遍及可否刨立壕塹如有事之時黑夜之際將馬駝牛羊趕入壕內平地置放我兵易於防範賊人難以偷竊其事速於築城或築城之前先立壕以制敵衆然後從容築城似亦可行總之臣知識庸短所見無當但臣既有愚忱不敢不以具

奏伏乞

睿鑒謹

奏

掘壕固屬防禦之一策但係行軍規則人人皆知者

雍正九年六月初二日兩江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地方設官必酌量其情形與之相宜始可期其有辦理之益臣查上江亳州一帶地方插入河南在兩省交界去江寧安慶督撫駐劄之處皆有千里即其本管之鳳陽道亦相離五百餘里境當

南北水陸之衝行販輻輳人衆龐襍盜案竊案極多地棍衙蠹亦衆民間積習好鬭健訟私鑄私梟曾經犯案亟須加意整頓臣雖現在查訪結會打架之光棍及窩倡之豪蠹面諭該州拏獲究懲但設官之處尚應籌酌查從前曾經

題請將亳州改為直隷州亦從調劑地方起見今臣細察覺仍有未協葢改為直隷州於所屬之蒙城太和二縣固添一就近之知州管轄而在亳州轉

少鳳陽府知府一層之稽察且亳州改為直隸知州體同知府而於本州之錢糧命盜各件仍照州縣一例辦理亳州幅員甚濶命盜極繁一經具報即須知州親往驗看往返動即兩三日之程一月之中約計看驗之時居半及至回署錢糧又已半月未徵復須上緊料理其精神工夫未免有不暇總攝照管之處臣愚昧之見應將亳州改為府治設知府一員糧鹽捕同知一員仍令稽察私鑄再

設附郭知縣一員專管本地之事所有原管之蒙
太二縣仍令該府管轄其潁州一處亦將直隸州
仍改為州并所屬之潁上一縣併歸該府管轄惟
潁州所屬之霍邱一縣相離稍遠應仍歸就近之
鳳陽府管轄如此則各州縣一切事務既有親切
專司之州縣各自料理又加就近統攝之知府同
知稽察管辦臣等再加意督率悉力料理庶於地
方可期整頓之效再下江徐州亦屬四縣為江南

門户界接三省地方遼濶盜竊亦多亦應照此改為府治并設附郭一縣方為妥協臣近因會同秋審與撫臣程元章尹繼善商酌亦以為事屬應行除所有改設料理之處俟臣另行詳細具
題請
旨外謹先將情節繕摺奏
聞謹
奏

具題到日有旨

同日又

奏為奏

聞麥熟分數情形事竊查江南江西地方二麥刈穫已

畢據三省布政司及各府州縣具報復加確查約

計分數俱有九分八分以上收成係屬豐稔其上

下江被水之州縣民食俱已接濟所有各府二麥

收成細數臣另繕清摺恭呈

御覽再江南各府稻秧俱已栽插惟江寧府所屬揚州府所屬五月中旬稍旱高田之稻秧待水栽插於五月二十一二三四等日俱已獲雨高田之中栽插者已十分之六惟最高山坡之田尚未起水仍須大雨若六月初十以內有雨栽插俱可無誤臣謹將情節一并奏

聞謹

奏

覽奏知道了畿輔地方目下甚為缺雨奈何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鎮江將軍標京口水師副將蔡勇臣到江南據該營遊擊辛開元稟稱該副將操守平常管兵寬鬆臣近經細察所稟俱屬不虛將軍臣王鈛屢經嚴飭臣不敢以隔標之員歧視現一面寄明將軍一面飛調蔡勇到江寧臣詳細面加嚴行申飭

懇切開導再俟兩三月看其能改與否臣看蔡勇
質地愚下難望其徹底全換但能知斂飭勉強改
悔則現在江南水師各員俱水務平常船工不諳
甚少熟練之員即仰懇
天恩留之江南尚可以指教水師員弁幫看料理各處
船工若兩三月之內仍無悛勉臣即協同將軍臣
王鈜會參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所奏是蔡勇原係極微賤人但在水師中乃出色技藝

若操守平常怙終不悛當傳朕旨嚴飭伊云前於引見

時皇上經如何訓諭汝曾如何奏對豈皆遺忘再不痛

改貪罪尚屬輕微欺君違旨之罪汝何可當以此等語

誡飭之觀其後效

雍正九年八月二十日兩江總督署理雲貴廣西

總督印務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懇

天恩事竊臣有長子高恪次子高愿向隨任所臣於本

年七月間俱令回旗正在起行適臣仰蒙

天恩令臣署理雲貴廣西總督印務臣之家口現在留

住江南省城所有家人需人約束臣謹仰懇

天恩欲將臣次子高愿暫留江南約束家人照管眷口

臣長子高恪即令回旗臣謹繕摺

奏懇伏乞

睿鑒謹

奏

將汝二子俱准留任所料理家務不必令其歸旗

雍正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兩江總督署理雲貴廣

西總督印務臣高其倬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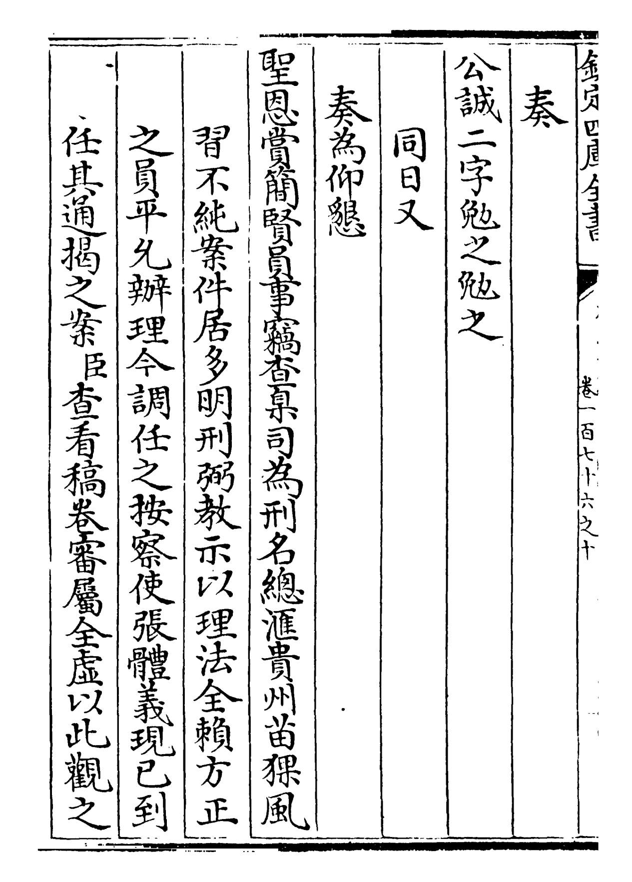
奏為奏

聞事竊臣仰荷

聖恩令臣署理雲貴廣西總督印務赴京

陛見仰覲
天顏臣自跪聆
聖訓之後馳驛赴滇於十月十九日到雲南省城所有
三省一切事務地方情形屬員賢否臣俱謹遵
訓旨詳問督臣鄂爾泰鄂爾泰皆一一向臣詳言臣謹
一一切記臣惟有敬遵
凡人未有真心奮勉而才力不逮之理鄂爾泰非有奇
聖訓恪守成規雖才有不逮而心不肯不勉凡宅衷定
術異能不過公與誠而已惟公則不私誠則無偽遂為
志臣學鄂爾泰之公誠臨事決機臣學鄂爾泰之

常人之所不及用然非公無以服人非誠無以感物身
果決一切地方事務盡　臣心力辨理其鄂爾泰業
為表率大吏如不能感服各屬令人人砥礪奮興則何
已辨定者　臣守其法以料理稍有未竟者　臣傚其
以濟事耶倘不推求根本而惟形象是務欲以施設作
意以籌畫　臣區區微願期三省疆域不異前此規
用感服衆志或恐未能據云臨事學其果決斯言誤矣
模各處夷民知遵
中庸謂誠則明荀子言　公生明非公非誠何以能明假
朝廷教法冀不負
若臨事接物胸無真知灼見豈可率意鹵莽強為果決
聖主諄諄教誨之至意稍罄　臣犬馬之寸心　臣謹將愚
乎如是之果決尚不若優柔之為愈矣所施一有不當
悃繕摺奏
其害可勝言哉　此諭朕深不取
聞謹



奏
公誠二字勉之勉之
同日又
奏為仰懇
聖恩賞簡賢員事竊查臬司為刑名總滙貴州苗猓風習不純案件居多明刑弼教示以理法全賴方正之員平允辦理今調任之按察使張體義現已到任其通揭之案臣查看稿卷審屬全虛以此觀之

存心不正令司風憲有損無補雖

題疏到日自有處分但查審案件俟部議覆未免少

遲時日伏乞

皇上准即簡賞賢員實於地方有益臣謹繕摺具

奏仰祈

睿鑒謹

奏

有旨諭部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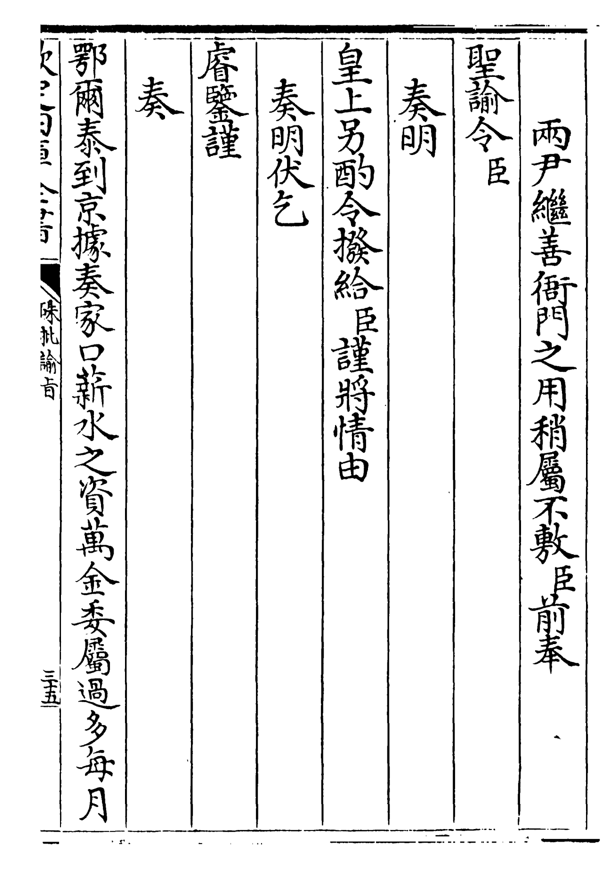
聖諭鄂爾泰眷屬在滇令臣仍將雲貴廣西總督衙門養廉之項支給以為用度務使富足寬裕其有餘者付臣以為衙門之用其不敷之處著將江南總督衙門養廉之項補足欽此欽遵臣到雲南即將留給養廉之

旨向鄂爾泰傳知鄂爾泰云亦奉有
聖諭因言伊之眷屬在滇每月只需二三百金即敷用度一年只需留給二三千金臣與藩司葛森鹽驛道張無咎云今將養廉之項一年存送一萬五千兩鄂爾泰向司道云此數過多斷不肯留臣亦不肯依往復再四强而後可鄂爾泰定以一年留存一萬兩且云此已寛裕之至臣再向說必不能强只得暫令司道且照此按季預行支給臣愚昧之

見酌量鄂爾泰眷屬在滇之用度應每月支給銀一千兩一年應一萬二千兩始稍寬裕但臣竟不能相强伏乞

皇上面諭鄂爾泰寄信回滇臣照所酌定之數支給庶其眷屬始肯收存用度至臣衙門之用謹仰懇

聖恩請動支江南總督衙門之項一萬兩以五千兩留為臣眷屬用度以五千兩補雲省臣衙門之用再江南總督衙門養廉共二萬二千兩臣動支一萬



兩尹繼善衙門之用稍屬不敷臣前奉
聖諭令臣
奏明
皇上另酌令撥給臣謹將情由
奏明伏乞
睿鑒謹
奏
鄂爾泰到京據奏家口薪水之資萬金委屬過多每月

以五百金計之一年六千金儘敷用度云云則是爾滇省養廉復增此四千矣所少千金可否取之江南在汝酌定至於尹繼善之養廉其足與否伊自另議請旨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查雲南省駐劄乂木多兵丁一千名奉

旨令其進藏再於雲南省調兵一千令作速起程前赴乂木多駐劄欽此欽遵經總督臣鄂爾泰遵

旨派調料理今原帶官兵前往叉木多駐劄之原任提
督張耀祖及廣羅協副將馮鸞即帶原領之兵一
千名進藏另又於各標鎮協營挑選兵丁一千名
令劍川協副將姚起龍統領俱赴劍川州取齊前
往叉木多駐劄所有一切口糧鹽菜騎馱馬匹及
賞給官兵銀兩俱逐一分析料理其進藏官兵糧
餉委寧州知州王敎辦理續駐叉木多之官兵糧
餉委呈貢縣知縣殷良棟辦理又委開化鎮右營

遊擊段福押解餉銀七萬兩以備進藏官兵支給

至臺站事務總委維西營叅將劉瑛管辦俱經具

疏

題明在案臣到雲南接據叅將劉瑛稟稱據駐劄梅

里樹管理臺站外委把總毛詩咏稟稱有黄草坪

雙井箐底三臺因連日大雪至九月二十日將山

谷路逕封阻雪深數丈有軍前發回文書俱在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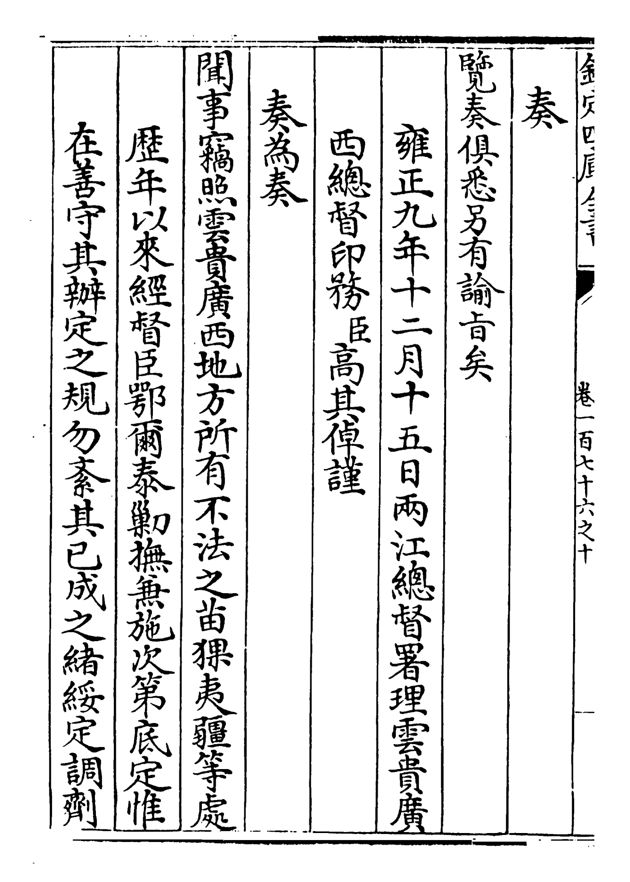
底停積不能遞送其内地各處發往軍前公文自

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初四日計六十餘件現俱停積不能前進等語臣恐大雪封山原任提督張耀祖等不能接到部文及督臣鄂爾泰所行之文有誤前進雖分頭飛即移行并遣員馳令辦理各員上緊料理或將雪路開通或另尋别道繞過雪山作速飛送務令必到外續於十一月初二日接到張耀祖來文内稱於本年十月初四日行至奔打地方接到部文及四川總督黄廷桂咨文即遵

旨帶領官兵進藏但查奔打至叉木多計程六日若由
叉木多進藏未免繞道今暫往奔打檄行總理糧
務寧州知州王敦將漢土官兵一應馬匹衣裝口
糧等項遵
旨寛裕應付妥備并行總理臺站叅將劉瑛添安臺站
外即由瓦河洛龍宗進藏相應咨明等因臣隨即
再行檄飭知州王敦速將口糧馬匹各項上緊備
辦齊肅應付官兵進藏毋少遲緩又一面飛檄叅

將劉瑛詳查程途之遠近居人之稀稠酌量情形或由瓦河安站或仍由叉木多安站務期妥速料理所用臺兵先於副將姚起龍所帶兵丁內抽出數十名先令安站俟遊擊段福鮮餉兵丁回時令留數十名替換安臺姚起龍所帶之兵仍令歸入一千名內在叉木多駐防并檄姚起龍殷良棟段福速行前進外所有各情由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覽奏俱悉另有諭旨矣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兩江總督署理雲貴廣西總督印務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雲貴廣西地方所有不法之苗猓夷疆等處歷年以來經督臣鄂爾泰勦撫兼施次第底定惟在善守其辦定之規勿紊其已成之緒綏定調劑

期於久安乃臣今日之責臣雖才地駑下蒙

皇上教訓有年必期竭此淺陋之見少報

高厚之恩剛果以濟徵臣之寬和勤細以察苗猓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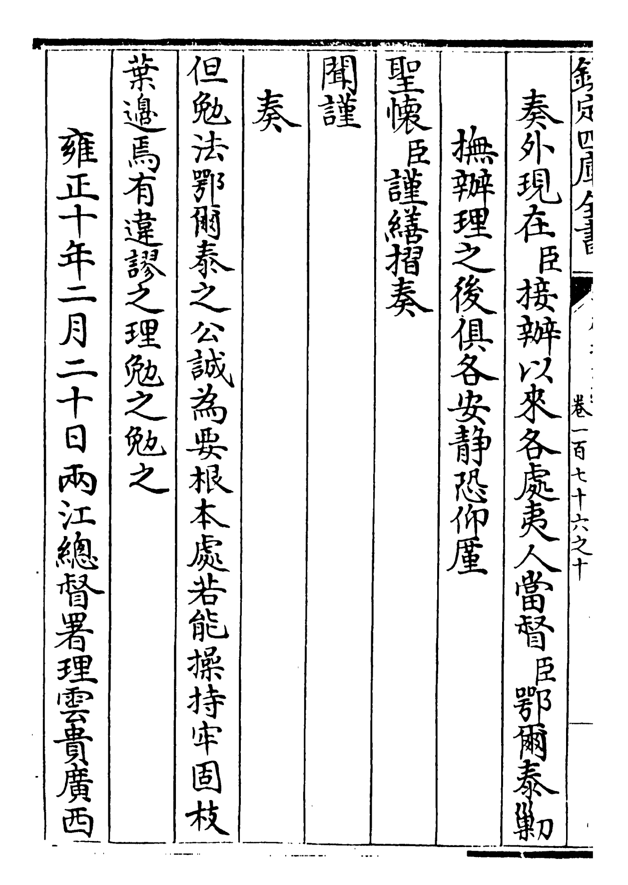
節為之辦理俾其寧謐而目下第一最先之要務

在於新疆文武得人各處政事公當臣惟有竭盡

心力稽察文武之賢否嚴禁兵役之苛累不敢以

各處已寧少有忽畧所有次第辦理之處臣隨地

隨事另行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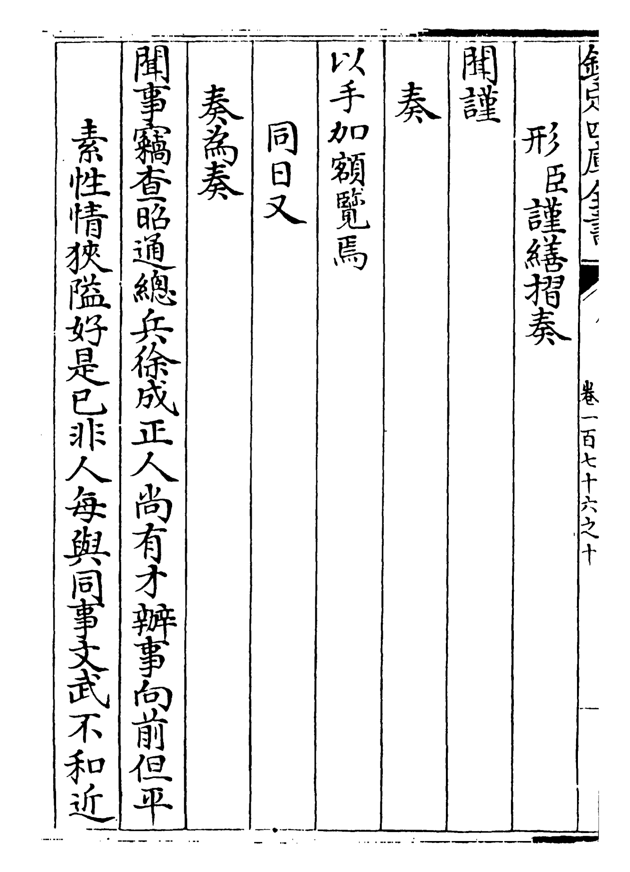


奏外現在臣接辦以來各處夷人當督臣鄂爾泰勦撫辦理之後俱各安静恐仰厪
聖懐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但勉法鄂爾泰之公誠為要根本處若能操持牢固枝葉邉馬有違謬之理勉之勉之
雍正十年二月二十日兩江總督署理雲貴廣西

總督印務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照雲南省地方民間春田多種蠶豆二麥民人以為一季農食其重亞於稻田臣查雲省各處上冬多有雨雪今年自正二月以來雨水調勻現今蠶豆業將成熟有十分收成大麥現已吐穗小麥暢茂俱可望十分有收廣西省二麥苗俱秀茂貴州省地皆山田種麥者少合併陳明所有豆麥情



形 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以手加額覽焉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查昭通總兵徐成正人尚有才辦事向前但平

素性情狹隘好是已非人每與同事文武不和近

因昭通地方新到之兵多虐使夷戶經臣嚴行示禁撫臣張允隨亦行示禁在案總兵徐成正即移咨撫臣謂毋信讒言其中悉偏執已見之詞臣查昭通兵丁虐使夷人事皆炳據豈可因未經自行查管遂爾護短轉謂示禁者為信讒實屬偏謬又昭通地方初定耕作者少兼之添兵及修城夫役頗多米價昂貴臣於上年十二月即商同撫臣酌動庫銀委員赴川買米接濟業經

題報在案又撥運各附近米石先行接濟總兵徐成正亦留心設法調劑此實是其好處乃伊因昭通尚有開銀廠及伐木之人未免耗米伊即悉行趕逐張示嚴禁臣查昭通伐木之人乃自行買備川省米石到昭食用並不費耗昭米其開銀廠之人雖不甚多果有耗米之虞事在應禁但係廠務民事應言之臣等若臣等不行禁止伊再自行趕禁始為得理從前徐成正並無一字通知臣等即行

斷無此理

趕禁事屬不合臣查徐成正雖尚屬有才且係臣
經保舉之人自得總兵之後日漸驕滿但其於昭
通情形尚屬諳悉於地方營伍亦尚留心臣愚昧
之見今且先為嚴切申飭教誨若仍不知悛改臣
即行參
奏所有情節臣謹繕摺奏
聞謹
奏

徐成正人甚明敏才復幹練武員中之難得者其性情狹隘是已非人驕滿之病容或有之然全材難覯謬誤之失在所不免但當審察公私勗勉悛改絀其短而伸其長第視策勵開導之誠與不誠耳朕觀伊氣質雖稍偏駁而心力可用所以甚加賞識非因汝等薦舉而始行拔擢也昭通伐木開厰之人果有耗米之虞先行逐禁係為地方起見乃可嘉而不可責惟其狹隘驕滿等病既屬汝所節制汝可剴切訓誡以裁成之此外或與

地方兵民有不協處則又豈宜姑容而不予以參劾至
時據實具奏以聞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雍正十年正月十九日臣接到部文雲南進藏兵
丁暫駐達賴宗地方俟來年青草生時令領兵張
耀祖仍帶回又木多駐劄俟
旨其雲南續派之兵此時若未起程即行停止或起程

未遠亦即各回營汛如已出口今在中甸等處暫
住至明年二月間撤回等因臣查自叉木多調赴
西藏之官兵一千名經副將馮鑾領兵五百名於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抵達賴宗之邊壩駐劄
原任提督張耀祖領兵五百名於十二月二十九
日亦抵達賴宗地方俱據咨稟在案其續派前赴
叉木多駐劄之兵丁一千名亦據副將姚起龍稟
稱於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已到叉木多駐

劄　臣隨於正月二十二日當即飛咨張耀祖將現所帶領暫駐達賴宗之漢土官兵一千餘員名於文到時即行率領帶回叉木多地方駐劄所有劍川協副將姚起龍所帶之續往駐劄叉木多官兵一千餘員名俟張耀祖所帶官兵到叉木多之日即行撤回但　臣查原隨張耀祖帶兵之副將馮鸞從前帶兵前進之時既多不和且每有專擅之處經　臣屢行嚴飭今又據張耀祖稟揭副將馮鸞揑

造買騾文册凌虐兵弁以及選留各營騾頭短發
價值包攬駝運米石多索脚價等款臣謹酌量將
馮𤡻檄令即同原帶續往叉木多兵丁之游守帶
領撤回之兵回滇其張耀祖所揭之款俟馮𤡻回
時查問明確臣再行
題奏臣將副將姚起龍即留於叉木多協同張耀祖
駐劄管理兼飭其悉心幫助其隨營糧餉各務檄
令寧州知州王敦仍行辦理其撤回之官兵糧餉

等務今呈貢縣知縣殷良棟辦理并飭令將隨軍所帶折給口糧鹽菜銀兩除已經放給併為現今支給回師等項之用外餘剩者交明王教存貯又木多以備支放又飛檄遊擊段福將前解預備軍需銀七萬兩亦交王教收存以備接濟所有暫駐達賴宗官兵撤回又木多駐劄及續駐又木多官兵撤回滇省各日期俟禀報到日容臣另疏題報外臣謹將檄撤辦理緣由繕摺奏

聞謹

奏

馮鑾係聰明人才具甚有可觀乃記名一等之員如果揭款是實則亦無足惜矣但張耀祖非操守清廉秉公服衆之人既與之先有不和所揭之款其中或有他故亦未可知總俟馮鑾回滇後查問的確再行據實奏聞此外各情節俱悉惟馮鑾一案須加意察審為要

雍正十年三月十二日兩江總督署理雲貴廣西

總督印務臣高其倬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近日較之未病以前更覺健旺

雍正十年六月十六日兩江總督署理雲貴廣西

總督印務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雍正十年閏五月二十二日臣據護普洱鎮副將

李宗膺等禀稱思茅地方有苦葱前往蠻壩河拜一緬僧稱之為神仙遊擊朱仲玉已遣守備燕鳴春帶兵前往巡查以防不法臣即諭令上緊悉心查訪究拏續於六月初三日據遊擊朱仲玉禀稱閏五月初八日燕鳴春報據思茅土千總刀輔國禀稱閏五月初二日土弁查得思屬蠻壩河蝙蝠洞離思城二百餘里竟有苦葱聚衆在彼朝賀神仙土弁隨差人查至蠻壩河猛板坡頭果有五家

苦葱其往洞朝賀者有百十餘人諭令伊等速散毋得在彼惑衆詎料苦葱不惟不遵且聲言就要殺到思茅壩來等語轉報卑職當即遣發守備燕鳴春帶領兵弁礮位於初八日夜出普洱城前赴思茅隨於初十日據燕鳴春禀稱初九日早晨官兵下畢班鳩坡後有押火藥之兵十五名纔下至半坡不意箐中一羣苦葱突出執弩放箭打死兵丁二名我兵亦鎗傷苦葱五名衆兵極力追趕苦

葱滾箐逃散職等於初九日巳刻抵思茅城即於是夜商同通判朱繡帶兵一百名躧蹤尾跟至柏樹枝天已黎明見賊伏箐中即令兵丁齊放鎗礮賊衆中傷俱滾箐潛逃目今正在商酌遣兵直撲蠻壩猛坡巢穴等情十三日又據譙鳴春禀稱卑職於十一日多遣兵練遊巡探路帶遞公文行至坡頭忽有苦葱數十截路放箭探得各路軍皆阻截再查苦葱嘯聚之處即係刀興國同伊堂弟刀

三所住地方苦葱即係刀興國項下之人又探得
苦葱遍傳木刻勾通茶山江壩威鎮等處黨類起
事等情二十三日又據燕鳴春禀稱初十日早職
會同朱繡發曉諭牌差鄉保胡尚聞陳璋刀聯捷
等前往猛板招安十五日據刀聯捷回稱小的等
行至半路那庫落地方即被刀輔國胞弟土把總
刀興國等帶領苦葱猓玀[illegible]夷各執標弩在彼阻
路說招安要土千總刀輔國出去方肯同到城裡

只教小的與先歪兩人來回話胡尚闈等留在那裏作當等語甲職同朱繡商酌賊之詭計欲將刀輔國誑出一齊作亂刀輔國禁於城中斷難放其出城此則倡首作祟之實情十六日賊箭傷死漫板湖廣客人五名燒蠻閣民房二間於辰刻報到甲職等於已刻發弁兵至漫板蠻閣山後鎗傷賊二名正奮追間忽經大雨賊奔箐散於十七日已刻四山賊有千餘四面圍城直攻南門甲職督令

把總劉雄才開門迎敵鎗礮打死逆賊十三名我兵全無傷損十八日賊又來圍攻西門放礮打死賊三名拏獲刀輔國送信家人阿林訊供刀輿國等帶衆賊盤踞輔國家内輿國口稱要做王爺四山一處埋伏五六十人要攻北門等語理合具稟俯賜請兵勦除叛賊等情據此合將逆賊始末情形備悉稟報同日又據駐劄思茅通判朱繡稟同前由到臣臣查普洱鎮地方遼闊汛廣兵單難以

調勦即飛調內地迤東臨安鎮官兵六百名土兵二百名又元江新背二營兵丁各一百五十名令副將李宗膺遊擊王先韓雯鵬等分行帶領由元江一路前進攻勦又調景蒙營官兵一百名由鎮沅威遠前赴普洱會勦但思普洱思茅夷人作亂其勢必勾結九龍江橄欖壩一帶夷人一時煽動所調官兵必得大員總統調度臣又派撥督撫兩標官兵四百名開化鎮兵三百名委令臨元鎮總

兵官董芳管轄併總統各處所調官兵由元江前進相機策應撲勦又移咨雲南提臣蔡成貴再派撥迤西官兵數百名由景東一路直抵普洱思茅協勦兼顧鎮沅威遠到普之時亦統聽該總兵董芳節制調遣但各處兵丁一時不能即到令總兵董芳先帶所派督撫兩標官兵四百名於六月初九日即自省起程到元之時則臨安新嶍之兵自已齊到即先行帶領進勦續於六月初十等日據

元江府知府祝宏遊擊李定海疊稟閏五月三十日據普洱鎮把總陳天申飛報二十八日有通關大寨玀夷被苦葱勾通聚衆附和屯於通關廟邊箐內每人頭帶樹葉一枝為號把邊塘房盡行燒了塘兵三人業已奔汎把總汎内兵少請速發兵急救等情里職等即於六月初一日委守備馬漢勛帶把總康天錫官兵一百五十名土練一百名馳赴他郎分頭接應去後乃苦葱煽動通關哨玀

夷已過阿墨江於六月初三日至他郎分為三股
每路約有四五百人守備馬漢勛率領官兵土練
奮勇殺賊鎗礮打死賊人甚多賊衆敗退我兵無
損賊敗之後仍聚四山喊聲不絕而元江所屬之
善政德化恵遠定南四里夷民亦有被廹煽惑附
從者夷賊添聚二千有餘於初四日復來攻營把
總康天錫率領兵練奮勇殺賊乘勝深入守備馬
漢勛令千總黄有仁帶兵接應而黄有仁遇賊即

行退回以致康天錫陷陣身死又陣亡兵丁六人該弁又勸守備馬漢勛退走馬漢勛叱斥不從及至初六日賊人圍住守備馬漢勛行營正與賊對敵之際黄有仁忽若瘋狂用刀自砍跕墻之兵衝入賊營致兵驚散賊人乘勢衝入馬漢勛隨身兵單不能固守退至莫浪地方隨遣新訾已到之兵一百名并土弁施糯利等帶領土練五百餘名星飛前進他郎勦殺逆賊已將賊殺退二次賊仍退

回他郎等情臣即差員催令由元江一路領兵官
立即統兵前進勦殺他郎一帶賊人開通道路又
即照會總兵董芳令一面督率各員速行前進勦
賊一面申明賞罰將把總康天錫及兵丁六人即
以軍中牲酒親祭并以臣所發銀兩賞其家口仍
給與其子弟名糧諭以俟事竣具
題請獎其元江文武所禀千總黄有仁之處果確即
請該鎮

王命用軍法在軍營前斬首示衆以作士氣即統現到之兵攻進臣思賊人退回他郎必不敢向元江城定分一股向新平縣一路山僻之路鼓脅夷人隨又派督撫標兵四百人令守備李國柱等帶領飛赴新平策應臣又思思普二處既已有賊衆而攸樂一帶並無稟報其相近之九龍江橄欖壩等處地大夷衆從前攻勦經用兵六千餘名此時應再增撥官兵兩路並進則勦平方速隨又酌調曲尋

鎮官兵四百名開化鎮廣羅協武定營官兵各二百名奇兵營官兵二百五十名尋霑營官兵五十名又督撫標兵二百名武定府土練二百名共計迤東官兵三千二百名土兵四百名俱由元江一路聽總兵董芳總統調遣進勦又飛咨雲南提臣蔡成貴再添撥迤西官兵合二千名選勇幹之員帶領由景東一路前進兼顧鎮威直入普境以勦逆賊到普會合之時仍令總兵董芳一併總統調

度六月十一日接准提臣蔡成貴於未接臣咨之先咨開六月初七日據普洱鎮中軍遊擊朱仲玉禀稱閏五月二十七日據燕鳴春禀稱閏五月十七八兩日賊衆攻城卑職分布兵丁站墻擊石竝遣弁兵開門迎敵賊始敗遁今賊盤踞刀輔國樓上至於攸樂茶山一路卑職於十一日即行飛調兵丁會商堵截機宜乃竟半月亦無音信兹會商通判朱繡夜募鄉道一名同攸樂管隊陳守由間

道往通文書行知守備李萬鵬嚴截各處要隘并
吩咐宣慰各猛土千把嚴堵賊首奔逃路逕去訖
等語同日又據該備稟稱閏五月二十五日賊衆
千餘圍攻思茅四門甲職商同通判朱繡分遣兵
弁迎敵奮勇攻殺賊衆受傷四竄我兵難於分布
追擒即撤回城等情據此隨酌撥提標官兵五百
名令遊擊陳上志帶領又撥楚姚鎮官兵二百名
景蒙營官兵一百名俱由景東一路前進普洱思

茅會勳等情移咨到臣六月十三日臣又據駐防
威遠普洱鎮左營遊擊張超威遠同知章元佐禀
報六月初一日據堵禦三圈汛外委千總王服曾
禀據寛黑村三先報稱孟連地方猛薩村查得有
銅廠客人奔至猛薩村云前日有九龍江悶坑莽
子猓夷造亂殺到銅廠將廠上客人橫殺大船俱
各搶去竝云親眼見白馬山百姓送梭標一根上
插雙羽至猛薩村報口稱九龍江叫我來傳知令

九龍江有四五千人馬分開三路一路殺募廼廠
一路殺上思茅一路過去殺威遠州等情據此卑
職等當即增添兵練前往三圈猛薩元江一帶扣
鎖船隻責令外委王服曾加謹遊巡堵禦現存威
遠之兵除分遣之外存城不滿百人等情又據鎮
沅府知府高培呈稱鎮沅地方界連元普有普洱
逆賊侵入境内之石門坎又有元江把邊江挖黑
村小火頭王老四帶領夷人阿開等妄傳木箭勾

引沅民業經練總盤查拏獲現在汛供其王老四已經脫逃鎮沅之兵亦僅數十名合就呈報各等情臣即飛行催令遊擊陳上志將提標官兵五百名楚姚景營官兵三百名一併統領由景東一路星飛前進如鎮威需兵勦擊即行策應又准提臣蔡成貴咨又已撥提標兵二百名永順鎮兵三百名前往應援臣又飛咨提臣仍照前咨速統派適西官兵合二千名星飛酌撥委員統領由景東一

路前進援勦又差員持令箭赴元江一路督催各
將備進兵攻勦他郎賊營不許一刻遲緩如違定
按軍法從事飛行去訖嗣後俟續報攻勦情形另
行奏
聞外謹先將情節奏
聞查臣受畧理嚴疆重任軍機匪賊之事尤臣專責不。
能。治。亂。於。未。萌。防。患。於。未。然。上。負。
厚。恩。下。慙。職。掌。除臣現在悉力籌勦就臣愚昧之所料

度必即克期勦平但臣不職之罪無以自逭伏乞
皇上敕部嚴治臣罪以昭懲戒臣無任戰慄慙恧之至
朕何顏敕部嚴治汝罪惟在汝於一切居心行事處撫膺自問而已
再普洱知府佟世廕身任普洱甚久平日漫無覺
察稟報又並未奉委調借勘查元江城垣為名忽
自行來省及有思茅緬僧惑衆之信閏五月二十
八日臣猶面傳詢問佟世廕回稱近日並未再據
有稟報之情形六月初三日臣始據遊擊朱仲玉
等稟報即星飛派調各處官兵前往攻勦乃聞有

不知佟世廕將郭倫文稟曾經閱看有意壓擱未投耶抑或一時忽畧偶爾遺誤耶尚未可定然此總屬推卸文飾之詞何則即使佟世廕當即火速投遞於事亦復何益其間翁已在敦汝寧別有消弭之策能不令舉發乎

普洱府同知郭倫在普洱城內於閏五月二十五日已有稟到省為佟世廕在省壓下未投之語臣不勝駭異似此緊要賊情星急文稟早已到省又經臣面問乃佟世廕竟敢壓下不投八角印封銷

歸何處是何情弊臣已檄詢佟世廕俟詢實參究

外合并

奏明謹

奏

覽奏知道了

雍正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兩江總督署理雲貴廣西總督印務臣高其倬謹

奏為奏

聞事竊查雲南普洱府屬思茅土把總刀興國勾結苦葱悖叛元江夷人亦被煽惑附和為逆經臣將調遣兩迤官兵由元江景東兩路進勦緣由已經繕

摺具

奏續於六月十九等日據普洱鎮遊擊朱仲玉護普洱鎮總兵印務副將李宗膺鎮沅府知府高培提臣蔡成貴總兵董芳等咨禀逆賊形勢暨調遣兵練各情節到臣臣俱一面飛行指示機宜一面查有廣西慶遠協副將顧繩祖因候送引見到滇該副將前曾久任元江熟習情形人亦明白隨委顧繩祖為副總統即於六月二十一日令其自省起程飛往元江帶兵援勦去後嗣於六月二十

五二十八等日據副將李宗膺遊擊王先豸將吳朝應等將各路官兵進勦殺賊等情稟報前來臣查現今賊人情形雖普思元江夷人被脅相隨者頗衆但一見官兵雖尚吶喊鳴鏘若拒敵之勢及至官兵一衝即行奔竄惟於山窄樹密之處潛伏拒抗迤東由元江進勦之兵臣已檄令豸將周儀帶兵千餘專勦元江之賊而令副將顧繩祖李宗膺帶兵直進奮勇攻勦自他郎前到普洱計程不

滿三百里再算過渡工夫不過十日之內必到普洱則普洱之賊必走思茅之圍亦必相因而解其元江之賊一面攻勦一面曉諭二十餘日之內可以大段清除此迤東進兵之情勢至迤西所調之兵計六月二十以內有七百名可到威遠及恩樂一帶地方其餘官兵亦陸續而進此二處地方威遠去普洱有二百里恩樂有三百餘里攻勦而前約計十日之內可到普洱以其行走日期計算則

迤西之兵到普在迤東官兵之前以臣愚昧若援兵一到則普洱思茅之賊七月初旬必破其圍必解但其禀報到省尚須十有餘日計其日期不過七月中旬之末普思之捷音必至矣至普思之圍解後方能知攸樂確信若九龍江橄欖壩一帶為所煽動則勦平又少需時日若九龍江橄欖壩未經煽動則勦平更可速竣惟是賊人一敗恐賊首必逃竄於山箐瘴地或走向外域則搜擒不免需

時臣已與提臣蔡成貴再三指示各領兵之員令

其一到普恩攻賊必先預籌其走路勿令免脫此

現今攻勦之情形臣一併謹繕摺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兩路進兵情勢據奏已悉業既興師動衆不可草草完

結務須徹底清理為一勞永逸之計方是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六之十